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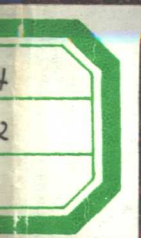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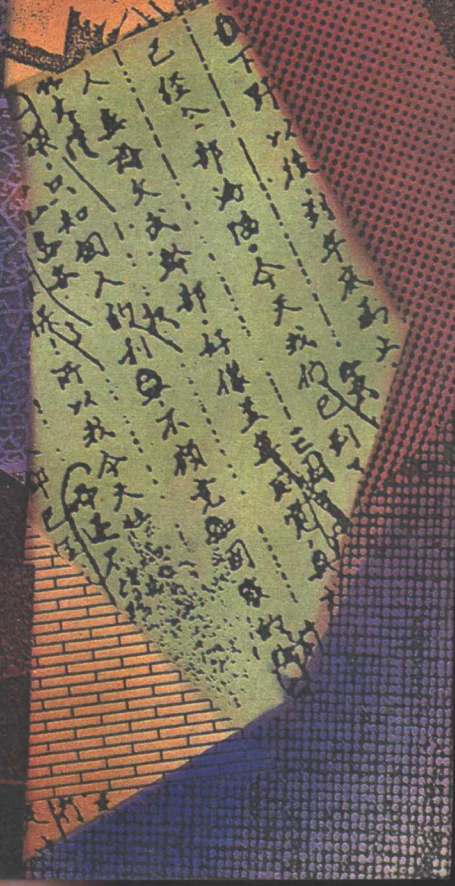
草  
梦  
残

金陵春梦续集

第二集

海南覆师

唐人著



# 草山殘夢

第二集 海南覆師

唐人著  
趙元齡整理

華文出版社  
1992年·北京

## 《草山残梦》编辑出版名单

顾 问：许力以

主 编：肖德荣

副主编：宋桂选 邢凤藻 冷 静 王文祥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祥 刘万朗 刘寿春 邢凤藻

肖耀先 肖德荣 宋桂选 冷 静

胡治安 张光璐 高 太 殷崇文

特约责任统编：邢凤藻

责任编辑： 齐 宇 王文祥 刘万朗 东 山 江 玉

技术编辑： 陈赓灿

装帧设计： 邵 新

编 务： 王云涛

## 出版说明

香港著名作家唐人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陵春梦》，曾在国内外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对其中一些问题，专家们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文艺作品，它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在出版的《草山残梦》是《金陵春梦》的续篇，约计三百余万字。该书从蒋介石逃离大陆写起，直至写到蒋介石客死台湾。其中成功地描写了蒋氏父子在台湾复杂环境中的种种活动及其心理状态、发展，从而向读者揭示了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台湾回归祖国需要作出的努力。这对我们今天了解台湾问题复杂的历史背景，沟通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往来与相互了解，是极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如何最终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该书作者生前曾在香港、澳门报纸连载，此次出版是根据连载稿，由赵元龄先生综合整理而成。

该书是作者生前的旧作，不是历史专著。它是依据当时港台及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新闻报道、消息、资料，以作者文学构思加工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真实情景，正在一步一步地清楚。此次出版，为尊重历史、尊重原著，我们不便作更多的改动，请

读者谅解。涉及到当时台湾与美国、日本、朝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也只能是该作品创作时的国际背景和作者的理解，并非今日评论他国外交，对此也一并说明。

对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及出版界的专家、前辈，文学界的朋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编 者

---

---

# 目 录

- 第一回**  
急讨救兵 “志愿军”难产 ..... ( 1 )  
显显颜色 “洋大人”离境
- 第二回**  
你争我夺 香港角逐貽笑柄 ..... ( 23 )  
前扑后继 英雄遭杀显雄威
- 第三回**  
筋疲力尽 蒋介石退居台北 ..... ( 45 )  
提心吊胆 张岳军远飞昆明
- 第四回**  
闻阖不惊 卢汉起义竟全功 ..... ( 67 )  
心胆俱裂 张群逃亡几丧生
- 第五回**  
风卷残云 蒋介石泪洒日月潭 ..... ( 88 )  
爱屋及乌 吴国桢改组台省府
- 第六回**  
秋日已深 胡宗南成都卷铺盖 ..... (108)  
春将来临 冯白驹琼崖勉军民

## 第七回

图吞我台 华盛顿秘密行事 ..... (127)  
认新中国 唐宁街正式照会

## 第八回

改组改组 台湾局势更动荡 ..... (146)  
敌视敌视 北京声望愈高涨

## 第九回

蹂躏华侨 国人毛发皆竖 ..... (164)  
城市被炸 台胞愤懑不平

## 第十回

遍地荆棘 蒋经国怅望前途 ..... (181)  
满天神佛 吉塞普布置后事

## 第十一回

不知所云 艾奇逊贻笑四海 ..... (200)  
但见其利 蒋介石臭骂三军

## 第十二回

俯仰由人 顾此失彼无宁日 ..... (219)  
奋发为雄 丧权辱国有尽时

## 第十三回

百孔千疮 无肉可挖疮难补 ..... (237)  
烂额焦头 寄望大战头更痛

## 第十四回

故弄玄虚 小丑捉放小走狗 ..... (256)  
千锤百炼 大军驰骋大海上

## 第十五回

水深火热 海南人民翘首盼天明 ..... (275)  
旗开得胜 解放大军渡海登琼岛

## 第十六回

众志成城 华东勇士习水战 ..... (295)  
千帆渡海 舟山守敌望风逃



---

## 第一回

### 急讨救兵 “志愿军”难产 显显颜色 “洋大人”离境

---

书接前集。话说在这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蒋介石渴望自美国、日本等地讨得救兵，来为他解脱困境，于是积极进行收买美、日“志愿军”，希望有所挽回。

那一日蒋介石召集亲信，面授机宜，听第一批日本兵到台湾的报告，满以为此事大有可为，不料发现困难重重，作声不得。原来，经过日本军官根本博私下招募的日本兵，既不能公然打出“志愿军”旗号，而且索价奇昂，什么安家费、置装费、旅费等等，几十名已经够瞧的了，更多的不但无此可能，而且难以为继。

何应钦道：“此事实不易为，公开固然不行，秘密也难保守。日本检察长上田十一月十三日在上院答复议员质问时说：‘关于外传日本人志愿参加国民党部队的消息，经过调查之后，证实的确有若干志愿官兵到台湾去了。’上田的话，全世界已经从通讯社的新闻稿中知道，这对我们实在不妙。”

蒋介石瞅了王世杰一眼，问道：

“王部长以为如何？”

王世杰皱眉道：

“今天我看到一条美联社的消息，说白崇禧先生公开间接承认大局已没有什么希望，他还公开吁请友邦派遣国际军前来帮助本党剿共。白崇禧这种说法实在不妥之至，再把上田的答复拼在一起来看，更给人一个本党十分不堪的印象，因此我以为这不是个治本之道。”

蒋介石不由一怔，但仍听王世杰往下说道：

“如今中共正从东、南、北三路合围四川，而陈纳德的飞虎大队已胎死腹中，根本博的志愿军费用既大而人数不多，我们应该想起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老古话，而在台湾遵照美国意见训练新兵。”

蒋介石不置可否，却频频点头。

“在我们自己人面前来说，”王世杰接着说道，麦帅同意日本兵来华剿共，中共曾指责此举为破坏国际和平、违反国际公法，对这一点我没有意见，认为他们是振振有词的。在我们的立场来看，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中日两国还在交战状态，而日本又已投降，那未来华剿共的日本兵，其身份又是什么呢？中共认为这批日本兵乃是海盗匪贼的化身，他们不但得不到日本人的同情，而日本政府所负责任更是重大，我以为这种抨击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对外尽管否认，尽管辟谣，但这件事情的确谈不上什么法理。我们既然做了，便得看看有什么效果？”

蒋介石似有所悟道：

“那末刚才有人报告说，这批日本兵到达基隆之后，当地老百姓置酒欢迎，恐怕又是讨讨我的高兴，没有这回事了！”

蒋经国见他有点明白，慨然开口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本来是赞成的，但当我知道这批日本兵到达基隆，在大雨中找不到地方休息，也不敢露面，找到了地方又

没人理睬的情形以后，我就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因为这不但是钱的问题。”

蒋介石忙说：“你讲下去。”

蒋经国朝他父亲点了点头，说道：

“我一早就为这件事动脑筋，现在听王先生这样说，更感到这些日本兵并不是什么志愿军。从他们在日本同我们的人讲价钱的情形来说，他们决不是志愿来中国帮我们剿共，他们只是因为日本失业，活不下去，像做生意似的到这里来赚几个钱罢了，恐怕不肯真正为我们卖命。而且日本是战败国；纵使麦帅和日本政府尽力帮忙，恐怕也不可能大量派人来，更糟糕的是这件事不能公开。”说到这里，蒋经国突然提高了声调，“刚才临出门时，有人告诉我，日本兵到基隆的事已经一传十、十传百传了开去，而台湾大学方面也有电话向我报告，说有一位教授知道了此事后，已经在学生面前大发牢骚。”

“哦！”蒋介石又是一怔，忙吩咐道：“赶快把这个教授说的话报告过来！听听他们怎么个说法！”

蒋经国便唤来他手下的一名密探，详细报告了发生在台大的这桩事情的经过：

原来，这个密探混在台大课室里，听见一位弯腰曲背的老教授在对学生们说：

“我们反对！这不成话吗？抗战八年之中，日本竭全国之力，数百万精兵大举入寇，尚且不能使我中华民族屈服，现在他们又来了，”老教授热泪纵横，声调悲怆，“难道我们中国人之间竟有这样深重的仇恨，自相残杀之外，还要让这批野兽来重温旧梦吗？”

那密探见满屋子的“同学”潸然流泪，也只得暗自叹气。

教授悲怆地接着说：“我们且不谈这场内战谁是谁非，但当一个政权雇用外国兵的时候，已说明手下已无可可用之兵，政权岌岌可危了！可是雇佣兵决不能挽救命运，历史上数不尽的事例可以

作证明，晚唐曾经借助外籍士兵，其结果大家已知道了。在西洋，古罗马帝国末期用蛮人戍边，中世纪皮桑丁帝国依赖雇用外兵，其结果也人所共知。近世以来，法国大革命中的瑞士雇佣兵，几曾挽救过路易十六不上断头台？目前法国‘外籍兵团’中的纳粹士兵，正在越南节节溃败；而跑到喀什米尔的回教军队中的英美‘国际旅队’，也早已给当地老百姓赶了出来，请问我们今天把日本豺狼兵找来打自己人，这不是——”老教授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忍不住抽泣几声后，才又接着说下去，“我的妻子是在重庆给日本飞机炸死的，我可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宽恕日本人的过失，可是当我发现日本兵再度出现在我们的国土上，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认他们是朋友啊！”

那伪装学生的密探起立说道：

“外国雇佣兵也有好处，打败洪秀全便是例子，我们应该拥护政府的政策才是。”

老教授一怔，朝那个“冒牌大学生”瞅了一眼，沉重地说：

“你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但并不全面。你平时主张‘强烈反共’，现在又有这种看法，这虽然是你的自由，但在同学们面前，我应该修正你的看法。”他一阵咳呛后，接着说，“太平天国是失败了，戈登的‘常胜军’会同清廷，给了它致命的打击。这个说明了革命势力内部不稳，甚至发生分裂之后，再加上它的对方又极为强大的时候，外国雇佣兵才会偶然发生一些辅助的作用，戈登的对抗太平天国，以及作弗朗哥帮手的德、意军队便是例子；但现在我们中国的情形便不一样，这情形大家都明白，我不再说。因此，日本兵到台湾帮助政府打共产党，它能不能起一些辅助作用，都很难说。”他一顿，摇头叹息道，“今日之下，看问题最忌片面，共产党我没见过，我大半辈子跟着政府跑，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根据历史的教训来告诉你们，譬如说苏联，当它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自卫军想借十四个国家的干涉来重建它的政权，结果这

些外国军队并没有成功……”

那个“冒牌大学生”再也忍不住，再次站立起来发表“意见”道：

“共产党的政权是不稳固的，他们只知道杀人，此外全是一窍不通，怎会成功？政府用外国兵打共产党有利无弊，何况第三次大战马上会发生？到那时共产党很快垮台！美国还有原子弹，而苏联的原子弹是假的，苏联怎能及得上美国？……”这名蒋经国手下的干部自以为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他一报告完，准要获得主子的一番嘉奖，想不到蒋经国此时对日本雇佣兵已经灰心绝望了，而且连蒋介石听完了报告，皱了皱眉，挥挥手让那密探一滚了事。

蒋介石只好暂时忘记了这桩事，因为他面前还摆着另一件伤脑筋的事：资源委员会驻港全体员工，继两航之后也宣告起义，通电脱离蒋介石政权。

蒋介石已经变成了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没有人敢接近他，他也不想召见任何人，见蒋经国立在角落里，想一想在这世界上似乎只有儿子可靠，忍不住潸然泪下。

蒋经国见父亲如此这般凄凉状，安慰道：

“阿爸，事已至此，哀伤无益。”

蒋介石把挡卷一推，文件落叶般掉向地下，自己抓起手杖，自个儿往草山漫步，只有侍卫官追随左右。蒋经国拾起文件，不由得沉思起来：“存在海外财产大都失落，万分可惜，但政治上的损失更大，大到不可弥补。”于是痛骂起刘航琛来。

原来蒋介石对香港各机构早已严密注视，以资源委员会而言，该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存港矿产品器材及外汇存款，不下港币三千万元，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委刘航琛屡次奉命来港变卖，用尽各种各样法宝图使员工就范，结果员工当真给了他一个答复，在资源委员会原委员长孙越崎的部署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那天，全体大会上一致通过起义。

看官，在苦难中国获得转机，新旧交替之际，为新的政权流血流汗的人固然值得尊敬，在旧的政权中扭过头来，投入革命阵营的国民党人也同样值得尊敬；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干戈早息，建设早成，凡事为国家着想，不为个人得失斤斤较量的精神，古今历史都予肯定，是故资委会在港员工继两航等等国民党机构及国民党人起义之后，它的三千万港币资产固有助于中国人民的事业，它的精神更大大地鼓励了彷徨不决的国民党人。

资委会香港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吴志翔、龚永麟、梁桑、李新民、冯日宾、林艾园、孟颂南等三十五人呈毛泽东主席等的电文在报上公布之后，刘航琛出现在蒋介石面前，紧张万状，战战兢兢地报告道：

“留港员工早已不肯合作，本月六日我自重庆秘密飞港，会同该所所长方崇森商议对策，在十一日召集重要职员谈话，说本人这次来港变卖全部矿品，所得资金系接济西南各省工商业之用。而且明白告诉他们，本人身为经济部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任何方面都不卖帐，行政院院会后来不出席，行政院命令也不一定一一接受，这次资委会新存矿品已决定在三几天中全部出清，交给我一个人处理，一切责任也由我一个人负责，如果北平方面将来要追问清算，也不是介意。同时又向他们保证，矿品出清后，资委会就结束了，同人今后生活，本人十分关怀，当场还指定了几名高级职员，商拟资遣办法。言词之外，还暗示得力人员可以多拿一点，但他们连钱也不要，出了这个漏子。”刘航琛见蒋不作一语，便说下去道：“出事时，全体员工四十一人中有三十五人签名，实难挽救。本月十二是总理诞辰纪念，照例放假一天。方崇森便由亲信尹某陪同，带大汉八人到九龙深水埗货仓提取存锡，却碰上假期无人开仓，功亏一篑。但空地上存锡甚多，他就改称提锡，正想动手，给他们拦住了，说是假期无人敢作主，而且提货手续

也不合。”刘航琛见蒋仍无一语，只得再说下去道：“之后他们还发表了宣言，签名的人还多出了毕文翰、简振贤、吴鑫、朱润珺、曾庆锺、鲍克超、杨丽生、宋达汉、阮顺元、刘挺章、王守承、王忠荣、郑玲、李肅昌、阮仁达、司徒康、郭世鏗、曹子华、黎日初、梁建邦、杨绚、郑炳权、杨庆春、陈琪文、陈志清、谭汉伟、马忠良……”

蒋介石突地开口道：“知道了，你回去罢。”

刘航琛不知道主何吉凶，但也无法询问，如逢大赦地告辞而去。蒋经国接着入报北平发布消息，国务院已接受两航起义请求，两航收归国有，刘敬宜、陈卓林分任总经理，全部员工继续工作，接着又说了个使蒋大吃一惊的消息。

原来是贵阳已经解放的消息，同时周恩来有一个电报致联合国，说明蒋介石的代表团已无权代表中国。

贵阳之失，意味着一心想赖以立足的“大西南”，将无立锥之地，周恩来的电报更是对国民党在联合国地位的沉重打击。蒋介石脑子里已把两航和资委会的起义抛到老远，立即召集亲信商议，但谁也不愿先提周恩来的电报。

“李宗仁慌了，”蒋经国道：“有消息说他想把政府搬到昆明，但卢汉已经拒绝。”

蒋介石急道：“卢汉能拒绝李宗仁，难保不拒绝我蒋某人，你们不可不注意。”他以掌击膝：“他们向西南进犯不到半个月，就把整个西南核心贵阳拿走，不知道守军吃什么长大的！”接着叹气，要顾祝同对西南局势予以分析。

顾祝同抓抓后脑勺道：“他们这一次进军，规模甚大，兵分几路从湘鄂向川东南和贵州进犯，川、滇、黔三省的前途如何，实在难说。上次兄弟在军事会议中报告过，说黔北地位十分重要，瞧他们在黔北越过重安江，取得马场坪之后，立即分兵由平越攻向遵义。遵义如失，整个黔北交通便落在他们手里。他们不但可以

由此北上与进川之敌汇合进攻重庆，而且可以经怀仁达叙永截断川滇另一交通线，直压贵州省府临时办公地点毕节，而且也可以从怀仁经大河口直攻毕节，兄弟对西南的局势实在不敢乐观。”

蒋经国插嘴道：“我也有同感。贵阳之失，中共不但巩固了黔北的地位，截断了川滇交通大动脉，而且对于广西的打击也十分重大。他们从黔桂路直下柳州的话，李宗仁、白崇禧先生想在那边作为桂邕联系中心的打算，恐怕也难如愿。李先生他们目前是想借美援打气，在广西继续反共，但中共自广东进攻梧州，和从湖南进入广西之后，李先生他们便在合围之中，很难搞的了。我连看几天战报，感到他们从贵阳南下的一路更具有决定性，又特别快速，这便是李、白两位先生已经无力坚守黔桂路的表现，所以如果中共由这条铁路南下，对广西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顾祝同道：“蒋主任看得很准。同时贵阳对云南也有决定性。李先生想自渝退滇，以及重庆，台北之间因为昆明而发生的不愉快，无非是贵阳可以把这两个都市连系起来，进退方便。如今失去了贵阳，便只好从泸叙出毕节，经威宁、宣威到达滇黔路，但这条路不但非常困难，而且中共如从遵义西进，很容易把它截断，所以据兄弟浅见，贵阳之失，在事实上已把重庆和昆明完全隔离开了，我们在大西南的力量，也已完全分隔成川、滇、桂三块，联不起来了，如何是好？”

蒋介石越听心里越发怵，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国民党不但在大西南战场上一筹莫展，在香港两航空公司起义的措施上，同样一败涂地。事发之后，交通部改派中航高等顾问沈德燮摇身一变而为总经理，再由中航机务主任戴安国一跃而为代总经理，并命两人在香港各报刊登启事，准备混淆视听，从中分化，混水摸鱼。不料沈、戴二人启事见报之后，不独未能将已经失去的拿回来，反而连办公室也坐不稳，全体员工更是双手齐摇，不表欢迎。逼得越紧，笑话越大，越显出国民党视两航如私



人财产，而众目共睹的是：两航四千员工及其眷属的起义，早就说明两航是中国人的财产，而他们也已准备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一改往昔的别扭劲儿，而展翅高飞了。

针对国民党在港的活动，两航员工分头向刘敬宜、陈卓林二人报告，二人立即作了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的反击，两航接着也在香港报纸刊出巨幅广告，使沈、戴二人的活动黯然失色。中航的启事道：“顷奉本公司总经理刘敬宜电开：‘本公司高等顾问沈德燮擅自冒充本公司总经理在香港各报滥登广告，淆乱社会视听，应立即开革。该沈德燮如在外冒用名义挪借款项，订立合约及其他非法言论行动，概与本公司无涉。’等因，奉此，敬希公鉴。香港中国航空公司谨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央航同日刊登声明道：“查本公司前机务主任戴安国，早经本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电令撤免在案。该戴安国现竟冒称本公司代总经理在香港报纸滥登通告，意图对我全体员工加以分化。诚恐社会视听或被淆惑，用特郑重声明，该戴安国前此或以后如有冒用本公司名义挪借款项、订立合约及其他非法言论行动，本公司概不承认，特此声明。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非常委员会。”

国民党在港“夺机之人”，见两航刊登启事，无法混水摸鱼，手脚都慌了；迨见北京接着发出的消息，更是脸色都变了，那消息道：

“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留穗员工，于十五日分别致电刘敬宜、陈卓林两总经理，表示一致拥护起义的义举，愿共为新中国人民航空事业而努力。中航留穗员工并单独致电该公司留港员工致敬。中航留穗员工在致刘敬宜总经理的电中说：我们响应您的号召，努力学习，加紧工作，并在钧座继续领导下，为新中国人民服务。央航留穗员工致陈卓林总经理的电报中说：你们的爱国举动使我们同深感奋，一致拥护！中航留穗员工致该公司香港同仁电文说：欣悉贵站在总经理领导下光荣起义，归向人民，谨